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

第三回 虎榜上韓愈題名 洞房中湘子合巹

富貴枝頭露，功名水上漚。腰金衣紫馬籠頭，鼻索拴來不久。 射中屏間雀，絲牽幔後紅。洞房花燭喜相逢，傀儡搬畢木偶。

話說退之到得五更天氣，忙忙取了無根淨水，調那丹藥與湘子吃。湘子吃得下去，腹如雷鳴，喉如開鎖，不一時間吐出了許多頑涎穢物，便開口叫聲：「叔父。」退之滿心歡喜，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這藥果有神功。」及至鄭氏、竇氏走來問他時，他依先不開口了。退之道：「你們俱不要絮聒，他既開口，自然會說，快去收拾行李，我且上京求取功名。倘得一官半職回來，也替祖宗爭光，了我半生讀書辛苦。」當下退之辭別了家中大小，一路上餐風宿水，戴月披星，到京科舉。不期名落孫山，羞回故里，只得在京東奔西趁，搖尾乞憐。

那知湘子在家依然不開口說話，鄭氏也沒法處置，巴不得他年紀長大，娶了媳婦，度一個種兒，以續韓門香火。看看湘子到了七歲，鄭氏一病身亡，雖虧竇氏竭力殯殮，湘子淚泣亦如成人。竇氏在鄭氏靈柩前拜祝道：「伯伯、姆姆在生為人，死後為神，韓家只得一點骨血，不知為何暗啞？料來不是祖先之不積德，皆因你我隱行有虧，以致如此，望伯伯、姆姆在天之靈保佑韓湘聰明天賜，智慧日增，悔脫災除，關消煞解，庶乎箕裘有紹，世澤長新。」

拜罷，又哭。至夜，竇氏恍惚見鄭氏說道：「孩兒韓湘今日雖不會說話，到了十四歲時他自然會說。我們一家大小，日後都靠他一人提拔，孀母且請寬心。」竇氏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，自思：「姆姆死後英靈若此不昧，湘子決非凡人，且慢慢撫養，看他成人，又作道理。」不題。

卻說退之淹滯在京，囊空裘敝，又接得嫂嫂鄭氏訃音，也不能夠回家，心中無限焦愁。沒奈何捱得過了三科，喜得中了鄉貢進士，鹿鳴宴過，星夜回家。剛剛到了自家門首，撞見啞兒湘子。此時湘子恰好十四歲了，迎著退之道：「叔父恭喜，叔父恭喜。」退之見他說話作揖彬彬有禮，就攜著他手同進屋裡。竇氏出來迎接。相見已畢，退之便問道：「姪兒是幾時說話的？」竇氏道：「自相公出門至今，何曾見他開口。就是姆姆死了，也只見他淚流滿面，何曾聞得哭聲。」退之道：「適才見我就說叔父恭喜，豈不是會說話的？不肖幸登虎榜，姪兒又喜能言，可謂家門集慶。只是哥嫂早亡，不曾見我登科，看得湘子成人，良為苦耳！」竇氏道：「相公且省煩惱。」湘子從旁插嘴道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退之道：「汝不會說話，一向不教汝讀書，為何倒記得聖經賢傳？」湘子道：「姪兒自從那日吃了道士的丸藥，就曉得乾坤消長，日月盈虧，世代興衰，古今成敗，那聖經賢傳總來是口角浮辭，帝典王謨，也不是胸中實際。九州四海，具在目前，福地洞天，依稀膝下。據姪兒愚見，為人在世，還該超凌三界外，平地作神仙。」退之道：「知識有限，學問無窮，汝這一篇話是自滿自足，不務上進的了，如何是好？必須請一位好先生教汝勤讀詩書，才得功名成就。」湘子道：「姪兒有詩一首呈上叔父。」詩云：

不讀詩書不慕名，一心向道樂山林。

有朝學得神仙術，始信靈丹自有真。

退之道：「這詩是誰人教汝做的？」湘子道：「固當面試，奈何倩人？」退之道：「汝既如此聰明，怎麼說不要讀書？那讀書的身上穿的紫袍金帶，口中吃的是炮鳳烹龍，手執著象牙簡，足著皂朝靴，出入有高車駟馬，寢息有舞女歌姬。喝一聲，黃河水倒流三尺；笑一聲，上苑花爛漫滿林。真個是我貴我榮君莫羨，十年前是一書生也。」湘子道：「我書倒要讀，只是我前生不曾栽種得腰金衣紫的身軀，嚼鳳烹龍的唇舌，乘車跨馬的精神，倚翠偎紅的手段，只好山中習靜觀朝槿，松下談經折露枝。我有小詞，叔父請聽。

詞名〔上小樓〕：

我愛的是山水清幽，我愛的是柴門謹閉；我愛的小小曲曲，悄悄靜靜茅庵底；我愛的喜孜孜仗數杯，如癡如醉；我愛的日三竿，鼾眠未起。」

退之道：「你說的話不僧不俗，不文不武，都是些詖詞囁語，豈是個成器的人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聽我道來。」

〔那吒令〕我若做大人，佩金魚掛紫袍；若做客人，秦莊妄有親；我若讀三史書，也須學車胤；我若做個道人，步霞臥雲。這三人惟道獨尊。

〔鵲踏枝〕我只待往山林，整絲綸，為道人，草舍茅庵過幾春。巨富的大廈高門，居官的位尊台鼎，都不如草履青巾。

退之道：「小小孩童，本是聰明伶俐，為何甘心做這沿門求乞的勾當？」湘子道：「叔父！你將我做神童看，只恁般小滅人。我將那神童只當兒曹認，大成儒也只當庸人論。富家郎豈是我韓湘子倫。你說道前遮後擁做高官，只怕著一朝馬死黃金盡。」退之道：「任汝說來說去，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聽，只是要汝讀書，改換門閥，光顯父母，我方心滿意足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不必憂疑，若要改換門閥，光顯父母，有何難處。」退之道：「汝肯向上，才是韓門有幸。學士林圭同我赴京時節，一路上說有女蘆英，年方及笄，許汝為妻。目下擇個吉日良時，娶過門來，成其夫婦，接續後嗣，我才放心。」湘子道：「謹依叔父嚴命。」當下退之就叫張千去對陰陽先生說道：「我相公要與大叔完親，勞先生擇一個續世益後不將的吉日。」張千領命，走去對那陰陽先生說了。

那先生姓元名自虛，號若有，向年是一個游手游食研光的人，頭上戴著一頂六楞帽子。一日走在外縣去，被一個戴方巾的相公羞辱了一場，他忿氣不過，道：「九流三教都好戴頂方巾，我就不如你，也好戴一頂匾巾，如何就欺負我？」當時便學好起來，買了幾本星相地理、選擇日子的書，逐日在家中去看，又尋得一本《歷朝綱鑑》，也在家中朝夕念誦。把這幾本書都記熟了，便在人前之乎也者，說起天話，掉起文袋兒來，誇獎得自家無書不讀，無事不曉，通達古今，諳練世故。只是時運不濟，不曾做得秀才，中得舉人、進士，其實是個三腳貓兒，一件也是不到家的。誰知那昌黎縣城裡城外這些有錢有勢的主子，都是肚子裡雪白，文理不通的，平日只仗著這些錢勢去呼嚇人，一時見元自虛說出了這許多才幹，便被他驚倒了，騙得滴溜兒團團轉，那一個不稱贊元自虛是個才子，人間少二，世上無雙。自虛便戴起一頂方巾，穿件時樣衣服，門前貼下一個招牌，寫道：「陰陽元若有在此，得遇仙傳，與人擇日合婚，夫榮妻貴，兼精地理，催官救貧。」因此上昌黎縣裡大小人家都來尋他合婚、下葬。那有時運的，便婚也合得成，葬也下得吉；那沒時運的，不知吃他坑了多少，只是人上再也不埋怨著他。也有送酒米的，也有送銀錢的，也有送布帛的，也有送柴炭的，也有送什物傢伙的，也有送書畫冊頁的，至於飲食肴饌，時常有人送來與他。一個光拳頭精臂膊的人，平空的掙了一份家計，也是他時來福湊，運限順利的緣故。

其日，張千一逕來尋著他，與他說了。元自虛便道：「既蒙你相公吩咐，我揀一個登雲步月、附鳳攀龍的好日子送到你相公家裡，只要相公重重謝我。」張千道：「你只要揀得好，我回去對相公說，一定不輕薄你。」元自虛道：「張大哥，凡你百攬掇一聲，我扣除一個加二謝你。」張千應允，作別去了。

元自虛走進屋裡，歡喜道：「韓退之是一個知趣識寶的人，不比那白丁，今日來照顧我擇一個日子，須用心替他揀個上好吉日送去，極少也有三五兩刮他的，只是我口裡雖然說得，卻不曉得旺相孤虛，時日變換，如何是好？且把家中有的曆書都搬出來，仔細對他一個好日子送去，也不枉了名頭。」這元自虛果然搬出許多通書攤在桌子上，畢竟是那幾樣書：一部是《通書捷徑》，一部是《選擇類篇》，一部是《九天嫁娶圖》，一部是《六合婚姻歷》。《陰陽圖》、《遁甲局》，列後攤前；《婚娶經》、《黃籍科》，遮左沓右。翻一翻，各家主意不同；看一看，諸書見解各別。這先生雖然去堆垛翻騰，卻合不出一個不將續世。

元自虛翻來覆去，看不出一個好日子來，只得歎一口氣道：「這二月十三日雖是個神仙日，犯著孤鷹寡宿，卻合得周堂，且寫

去與韓家，但憑他自作主張罷。」乃忙忙的拿一個南京雙紅帖子，寫道：「甲申年，乙卯月，丙辰日，戊子時。天喜臨門，貴星照戶，玉堂金馬，紫微福德，都合聚在這一日。若公子畢姻之後，定為鳴珂佩玉擺暉，上鳳閣龍樓，積寶堆金，賽過銅山珠海，幾十年內也湊不著這個日子。」當下送去。退之看了，滿心歡喜，連忙取三兩銀子送與元自虛。元自虛接銀到手，歡天喜地的回家去，於中稱出六錢頭謝了張千，張千也快活得了不得。

退之又叫張千來，吩咐他去打點聘禮羹果，和寶氏商議置辦釵環緞匹，接那許媒人來到林學士家，說要下盒做親。林學士並不推辭，到了吉日，請到諸親百眷，開盒看禮，怎見得那禮的齊整處：

紮結鬢花都是犀珠寶石，金花五蕊響丁當；鑲嵌釧釵盡皆白珩赤瑕；碧玉鴉青光閃爍；簪頭龍夭矯環面，鳳翱翔玉樹玲瓏。寶冠噴燄，金魚吸浪，翠葉迎風。十六羹，十六果，盤中色色錦攢，百尺緞，千兩銀，盒內般般花簇。前捐著金鼓旗，鼓吹熱鬧，高擎著黃羅傘，羅列風光。真個是，錦攢花簇錦添花，天合地成天對地。

林學士看了這許多禮物，無限快樂，賞了來使，回了吉帖；一面打點嫁妝首飾，把蘆英小姐嫁到韓家，與湘子成親。那蘆英生得如何：

眼橫秋水，眉盡遠山。眼橫秋水，猶如水月觀音；眉盡遠山，好似漢宮毛女。身穿著挑描刺繡百花衣，腳著飛舞盤旋雙鳳履。湘裙款蹙，羅襪低垂，彩袖蹁躚，霓裳瀟灑。果然是姿容嬌豔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；德性溫柔，有舉案齊眉之德。

退之娶得蘆英小姐進門，喜悅不勝。喜的是湘子繫有托，韓門胤嗣可期，料他一點修行念頭，從此如石沉水。誰知道華堂席散，花燭歸房，蘆英卸下濃妝，面壁而坐，湘子衣帶不解，隱几而眠，兩個全沒一些情況，過得一夜。

荏苒三朝滿月，蘆英也照例回門，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寶氏與湘子說道：「蘆英小姐回去許多日子，汝也該去看望他一遭，才是個道理。」湘子道：「蘆英、湘子各自一體，既非比目魚，又非連理樹，我去看他有何益處？」寶氏道：「夫夫婦歸，人道之常；一唱一隨，人情之至。況鴛鴦交頸而眠，鸚鵡比翼而飛，畜生尚有夫婦之情，何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湘子道：「孀娘，你只曉得畜生有交頸比翼之愛，恰不曉得光陰迅速，駒隙拋梭，無常到來，不能躲避的苦。且聽姪兒道來：

養鵝鴨群來群往，做鸚鵡捉對成雙，

為人怎學眾生樣？夫妻本是同林鳥，

大限追來，不怕你割肚牽腸。少不得收聲放氣，兩下分張。

看將來，好一似水上浮漚草上霜，空落得回頭望。」

寶氏道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死怎麼怕得。汝父母早亡，我羅裙摟抱，撫養得汝成人長大，與汝娶了妻子，只指望汝多男多福，接續韓門香火，做墳前拜掃之人，怎麼今日說出這般話來，可不痛殺我也！」湘子道：「孀娘不消煩惱，姪兒一從尊命便了。」寶氏道：「汝若依從我的說話，就是孝順孩兒，保汝早登黃甲，封妻蔭子，也不枉了伯伯姆姆生你一場；若不聽我的言語，你就去修行辨道，也是忤逆子了，只怕天上沒有一個忤逆神仙。從古說得好：

孝順還生孝順子，忤逆還生忤逆兒。

若能孝悌兼忠信，何須天上步瑤池。

畢竟不知湘子肯去看蘆英小姐也不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